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二

东北王世家

杨大群著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演义 · 之二

东北王世家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演义》之二

东北王世家

Dongbei Wang Shijia

杨大群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 32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 1/4

插页: 2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2,000

责任编辑: 寒溪 谢俊华

插图: 杜凤宝

封面设计: 李勤学

责任校对: 刘文英

统一书号: 10158·831

定价: 1.60元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

之一	草	头	屯	恩	仇
之二	东	北	王	世	家
之三	关	东	城	播	火
之四	九	·	一	八	云
之五	义	勇	军	崛	起
之六	傀	儡	帝	登	基
之七	芦	沟	桥	晓	月
之八	屠	刀	下	满	洲
之九	长	白	山	涛	声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关东演义》的第二部。

张作霖登上“东北王”宝座后，对外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加紧镇压人民革命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尽快独占东北，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本书再现了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并描写了东北军将领郭松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下，倒戈反奉，被张作霖杀害的过程。

本书还就其第一部李、沈、于三家这条主线，描写了另一个主要人物李顺兴，他离开草头屯，到抚顺当了矿工，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工人的斗争。

《关东演义》是从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东北历史的艺术画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英勇斗争的壮丽诗篇，约三百万字，共九部，将陆续出版。

目 录

- 第三十五回 老虎厅张作霖抽签入关
四照堂吴佩孚点将出兵…………… 1
- 第三十六回 纵火战挥军刀死拚沙场
夺九门袭总部笑谈神礁…………… 34
- 第三十七回 鸥波馆小绿天两回碰面
北市场小河沿再次脱身…………… 53
- 第三十八回 大帅府盛医大明施计谋
国际路反日帝声援“五卅”…………… 69
- 第三十九回 活地狱受熬煎虎口余生
臭油房暂栖身卧薪尝胆…………… 83
- 第四十回 抚顺城闪星火初试锋芒
老龙宫愿闺女早结姻缘…………… 98
- 第四十一回 万人坑点火堆酝酿罢工
臭油房驱恶魔雨夜谈心……………113
- 第四十二回 抗金票争权利初操胜券
抢结婚造假象伪装夫妻……………127
- 第四十三回 赏月亭栽菊花虚情假意

	赴日本观秋操铁胆雄心·····	142
第四十四回	韩淑秀访玉祥陈词激烈 张学良探茂辰洒泪挽友·····	164
第四十五回	九门口霍铁北挥刀救主 瓜棚里马太太戏笑接书·····	185
第四十六回	张学良假谈判风云多变 郭松龄拒回奉意在倒戈·····	203
第四十七回	滦河畔饮名酒双雄决斗 彭长腿耍癫皮死里逃生·····	214
第四十八回	张少帅发专车连夜脱身 赵小姐离家乡远别双亲·····	225
第四十九回	班师令金蝉计以子反父 祭出征毙仇人血染旌旗·····	232
第五十回	派飞机撒传单规劝旧部 观星斗下死令夜抵榆关·····	247
第五十一回	登榆关望长城踌躇满志 取兴城逼锦州势如破竹·····	257
第五十二回	争时间搞外交不惜卖国 调援兵布防线最后挣扎·····	277
第五十三回	探大桥遭伏击杀出重围 拆民房拉民伕强渡凌河·····	296
第五十四回	倒戈军巨流河前线溃败 霍铁北小北山路遇故人·····	313

第五十五回	郭松龄闯使馆痛斥领事 霍铁北砸监狱放出老师.....	323
第五十六回	盼儿归愿以偿母子诀别 假儿媳献金镯铁北又走.....	334
第五十七回	避搜捕藏窖内情深义重 赠长发赴刑场雪地飘魂.....	344
第五十八回	庆功宴张作霖大耍闹剧 小河沿魏三娘尸体失踪.....	359
第五十九回	两大帅搞联盟明争暗斗 安国军不安国祸国殃民.....	383
第六十回	张作霖请溥仪连端三脚 清逊帝拜军阀互相磕头.....	407
第六十一回	安国军搜使馆大肆逮捕 李大钊讲共产气贯长虹.....	422
第六十二回	怀仁堂张作霖自封统帅 老虎厅杨宇霆面见西施.....	435
第六十三回	梦魂绕情满怀风流小姐 山雨来风满楼魔性女人.....	451
第六十四回	深夜里公使传最后通牒 受胁迫张作霖决心回奉.....	463
第六十五回	怀恋情别北京专车出关 无戒意皇姑屯大帅遭炸.....	475

第三十五回

老虎厅张作霖抽签入关 四照堂吴佩孚点将出兵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虽然失败了，但他的主力并没有遭到很大的损失，榆关外还是他称王。他拍着大腿说：

“吴佩孚小子有种等我二年。”

他大搞东三省“联省自治”，但是他的“自治”应该叫“洋治”，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是搞不成的。他大量搜刮东北人民的血汗金钱，大搞整军经武。

张作霖和他儿子张学良在振兴东北问题上顶了牛。可以说是两股道上跑车——不是走一条道。这天张作霖坐在炭火炉跟前暖脚，用五尺长的烟袋抽关东烟。深秋季节，屋里有暖气包，他不让烧，偏爱烤炭火炉，说这玩艺儿烤得脸热，浑身暖和。秘书长走进屋来，手里拿个皮夹子，向张作霖报告：“杨督办到。”这阵杨宇霆总参谋长兼任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报督办这个头衔，就知道是来谈办兵工厂的事。

张作霖说：“请！”他把架在小方凳上的脚离开炭火盆远点。

杨宇霆穿着皮袄，戴顶貂皮四喜帽，一进屋脱下手套在炭盆烤烤手说：“烤炭火，是从心里往外暖和。”说着坐在

对面椅子上。

张作霖把两只光脚丫蹭得“刷拉刷拉”响说：“这话不假，烤着浑身骨头节都舒服。今儿个上半晌，我到东塔转一圈，那算个啥农业实验场！我把地上的几间房子连根刨了，把飞机跑道从东往西修，南北两面盖修理房和仓库。”他看着杨宇霆，话是对秘书长说的。

秘书长站在椅子跟前没有落坐，脸上笑微微地说：“大帅，汉卿的意思飞机场不要多占旷地，那几间农业实验室不要动，从日本买来的器械才装上。”

“我说刨，就刨。试验啥花花点子，老祖宗种地没用这一套洋玩艺儿，咱们嘴里也嚼着高粱米子儿。”张作霖说着有些生气，腿往长伸了伸，脚丫子距离炭火盆近了，差点烫着，他冷丁把腿缩回来说，“他妈拉巴子的，谁都往手里划拉飞机，这玩艺儿在脑袋顶上悬着，眼界宽啥都看见了。往骑兵堆里扔炸弹，就能把骑兵队炸散花。炸大桥就不用去堆炸药包。”两只脚丫子又“刷拉刷拉”蹭得山响。

杨宇霆点点头说：“汉卿还是喜欢飞机的，他主动要求兼航空处总办。郭松龄倒是打心眼往外烦飞机。”

“他心烦算老几。我张作霖要干的事，剁掉我的手，我要用脚踢。”张作霖把脚抬得高高的，怕蹚上炭火烧了脚。他吧嗒一下嘴唇说，“邻葛，你把跟日本人买家伙（枪炮）的情况给我学学舌。妈的，就是扎脖不吃饭也要这些家伙。”

杨宇霆对门外招下手说：“拿来，拿来。”他的副官应声拿进一个黑皮夹子，他耸耸眉毛说，“念给大帅听听。”

副官立正站着，摊开黑夹子念道：“从海参崴运来步枪两

万支；从日本人手里转让意大利造的步枪一万三千支，炸弹八百颗，大炮十二尊，刚从日本运来步枪三万支。”他念得很有力气。

杨宇霆两眼盯着张作霖的脸，他以张作霖脸上的表情，变幻着自己的表情。

秘书长这阵坐在椅子上了，木呆呆地听着，嘴角抿得很紧。

张作霖把两条眉毛皱成个疙瘩，就象肚子痛似地半晌问道：“花了多少钱？”

副官看看黑皮夹子里的本子说：“回禀大帅，近五百万日元。”

张作霖鼻子哼了声说：“邻葛，这点东西还是不够压手的。”他脸色由阴转晴说，“咱们对付吴佩孚这小子，手里得有枪炮、飞机、炸弹才行。”他把十根手指头伸到炭火盆上去烤，看模样手指头刺痒得似乎要抓把火炭。

杨宇霆脸上好象刮了一阵风，吹得一丝云彩不挂，说：“大帅，咱们这笔货里就有飞机大炮炸弹呀。”他把十根手指张开，好象捧给张作霖两把东西。

张作霖用牙齿嗑嗑小胡子尖，心上象坠块石头似地往下沉，他用少有的带着冷调的眼光，看着杨宇霆的鼻子尖，慢慢地把眼光移到对方的眼睛上说：“邻葛，咱爷们跟日本人借款，可不能让他们把咱们的手，压在他们的屁股底下。话又说回来，咱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他似乎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是在搬起一座山往头上压。给人家修铁路、开矿山、设租借的权。在中东路两旁，日本人象活王八爪子似地划

拉。这样，日本人才给你枪炮。张作霖把两只光脚丫子，使劲地踩在小木凳上。

杨宇霆摸着张作霖的病根上了，他把声音放低些说：“大帅，日本人感到直接供给咱们军火武器，会引起列强的干涉。”

“啥，这也不是咱们开的头钻的窟窿眼，谁没从外国人手里买枪炮？”张作霖又瞪大两只眼睛。

“国内有不少人疯疯癫癫地闹腾，不少人在抗议咱们买军火。”杨宇霆搓着两只细长的手。

“哪家子又少买了？吴佩孚从英国、美国拿到手的枪炮少吗？妈拉巴子的，听见豆触子叫就不种豆子啦？只要咱们不把借到手的钱乱抹就行。”张作霖眼光又落在坐着不动声色的秘书长身上。

秘书长把头微微地低了低，两手使劲地抱着怀里的黑皮夹子。

杨宇霆也用眼角瞟着秘书长，意思是要把问题往他身上引，他用手指弹弹盖在腿上的灰鼠皮袍说：“日本外务大臣给驻中国公使芳泽的指示中说，关于供给武器，限于列国禁止供给中国武器的协定，日本政府不能只考虑咱们的要求……”

张作霖不等杨宇霆再往下说，就按捺不住地说：“日本鬼子真他妈拉巴子的，下巴颏里支根棍——老也不闭嘴，他们不住手地捞油水。他们还想要啥？我浑身上下剩个光卵子了。”

“日本人说，供给军火还不如设立兵器制造所。”杨宇

霆说着伸手从副官手里拿过黑皮夹子，递眼神让副官出去，他再听张作霖的反映。

张作霖直冲冲地问：“日本人是安的真心眼吗？是不是在背后耍手腕？咱爷们眼睛里要有杆秤，八九不离十就要称称他们的分量。”

杨宇霆满脸兴奋谄媚地说：“大帅是掌秤砣的。日本政府委托日本大仓组施工，主要机器均购自日本，并聘请日籍工程师担任设计指导工作。”杨宇霆拿出一摞子图纸拍在大腿上，好象怕跑了似地说，“枪、炮、子弹、炸弹都是日本人新设计的。他们国内也没有这么新的玩艺儿。这一点日本人够朋友。”

张作霖嗯了一声说：“秘书长，向王永江给我下个口令，有些钱谁也不准小孩揩屁股——到处抹。”他把刁钻、凶恶的眼神翻陵起来，把脚又放到凳子上烤着脚丫巴。

秘书长腮帮子颤动一下说：“汉卿跟大帅回过话了吧？南关的东北大学，想在北陵东边采个窝，建筑校舍。”

“不行！我亲嘴跟他说。北陵边上，我还要在那里演操。”张作霖来气了，他拿铁夹子拨弄一下火炭说，“净干败家子的事。”气得把铁夹子扔掉了。

一时杨宇霆和秘书长都僵在那里不好插言。张学良和他老子想的、干的不合拍。老张对小张有时大动肝火。

张作霖好象在心里打个唉声说：“凡是动用钱财这个命根子，都由我自理。”

这时副官长进来报告：从广州来的汪精卫由韩春麟陪着住下了。请示大帅何时接见？说完退下去了。

张作霖心事乱如麻，脑袋里走了神，一听冷丁往起一站，不由“唉哎”一声，原来光着脚丫站在地上了。他扑哧一笑又坐下说：“汪精卫是个小粉脸，是个大嘴说客。听韩春麟说，孙中山倒是一门大炮，说是够蝎虎的，把皇上都打趴架了，他混上个大总统，还是虚牌位。老袁不是白吃饱，怎么能把那么大的官让给孙中山当。孙中山一到北京城就被哄下台了。现在听说没着没落的，派人四处跳跼。我还这么说，眼下别看袁世凯下台，他孙中山也白捡不去。”张作霖也是现发现卖，他和孙中山没有见过面，耳闻不多。他过去总是这么估量人：孙中山有几条枪？不足挂齿。孙中山搞了武昌起义，张作霖才知道这门大炮在老百姓当中动静不小。再加他身边的姜登选军长过去曾在广州工作过，韩春麟和汪精卫认识，这样就和孙中山挂上一钩。当张作霖知道孙中山反曹锟和吴佩孚，他派韩春麟正式拜访了孙中山。韩春麟回来当张作霖说，孙中山气魄很大，眼下要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要和俄国的列宁挂钩。张作霖心机一动说：“咱们也和孙中山挂一钩。”这样才邀请汪精卫来奉天。

杨宇霆听张作霖说到汪精卫，他插话说：“大帅，孙中山久后能成多大气候？”他微微地摇摇头。

“看谁先坐北京城吧！不把吴佩孚小儿赶出北京城，我的心病去不掉。孙中山说要打吴佩孚，管他力量大小，眼下哪怕他拿起块土疙瘩，只要往吴佩孚脑袋瓜子上扔，我就和他拉拉手。”他把自己的两只手拉了拉。

杨宇霆奉承地说：“大帅，深谋远虑！”

秘书长请示道：“大帅，有何安排？”

“来而不往非礼也，在将军府大厅摆宴欢迎。”他使劲地往空中扬了一下手。

杨宇霆心中有数，明白张作霖和孙中山挂钩的目的，是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和力量，打倒曹锟和吴佩孚。这阵看出张作霖心情愉快了，于是眨眨眼皮，看看秘书长说：“大帅，演操要是在北陵东边，我看事先还是请秘书长和郭松龄过过话，要他和学良打个招呼。”他把话说得很婉转。

“啥话！老子和儿子说话，还得中间通过郭松龄吗？岂有此理！”张作霖生气地说，“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我要亲自去北陵东边采演操阵地。”他使劲地摆下手。

杨宇霆和秘书长同时站起身来告辞。

张作霖伸手说：“邻葛，把日本人描的枪、炮图样给我留下。”他接过杨宇霆的图纸，两手掂着分量。

杨宇霆刚走有半个小时，张学良喜冲冲地来了。他穿件很少见的皮甲克，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一卷子纸，一边展开一边说：“今天我去北陵东为东北大学新校舍破土奠基了。先动工盖工学院。”

“我要在那里演操！”张作霖吼起来了。

“我跟茂辰说过了，定在辽河边上演操。”张学良摸不清老子发的是哪门子火。

“你浑身上下没有一根小子骨头，动不动就听郭鬼子的。我看早晚你要上他的圈套。五姨子开丝房、开客店，前几天问我大帅用钱不？她动动手可以借给大帅我百八十万的先花着。”张作霖说起他的五姨太，满肚子气消了几分，但还是瞪眼看着儿子往下说，“你的老婆可倒好，一会儿是顺

济会的委员长，一会儿和郭鬼子老婆办贫儿学校，这他妈都是倒贴的买卖。你又办什么东北大学。到老归终弄出一帮子说客，大栓都拉不开顶屁用。我告诉你小六子，王永江不当你那个东北大学的校长了，被你抠钱抠害怕了。”边说边拍大腿。

张学良知道老子又听信谁的话了，这阵心里不痛快。他还是笑眯眯地说：“他不当，请刘尚清当，刘尚清不当，我当。”

“当、当、当，我看你应当揩亮眼，老是围着郭鬼子屁股后头转，我怕咱们爷们早晚挨踢。”张作霖心里也确有矛盾，不少老把兄弟往他耳朵里吹风，说儿子和郭松龄太粘糊了。郭松龄在练兵打仗上有一套本领，可他入过同盟会，干过革命党，他的心里盘着花花肠子，十个张学良也绕不过一个郭松龄。

张学良不跟老子抢嘴，也不作过多的解释，他知道老子的脾气，犟起理来，砍掉脑袋也不张嘴。于是说：“东北大学不扩大，来日需要人才，到哪里请去？振兴东北没有人才不行。”他想把老子对郭松龄的火气拐到一边去。

张作霖是叼住尿橛子，给麻花也不松嘴的人物。他把脸扭到一边说：“听说郭松龄在人前放个屁都打你的旗号，他在军队里人缘比咱爷们都好。”

“这是有些人冤枉茂辰，他和咱们一条心。”张学良还是不紧不慢地说。

“到两条心的时候，你哭鼻子都没眼泪了。”张作霖还是不相让。

张学良说：“眼下咱们正搞‘三、八’两个旅的模范演操，扩充编制，茂辰出力气不小。下次入关，咱们还带去那些听枪响就散的兵，是打不败吴佩孚的。”他这样一说是提醒老子回想一下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教训。

“我是叫他练兵，不给他带兵。”张作霖说出心里话，对儿子挤挤眼说，“不要说让他下台，要他脑袋瓜子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

“咱们怎么能这样用人？”张学良脸上气色严肃起来说，“况且下次入关，山海关、九门口这一带的硬仗，谁有能力领着打？！”

张作霖把脸转过去一时没再吱声，他心里也在敲鼓，啃这两块硬骨头，还得用“三、八”两个旅，这两旅的人马都听郭松龄的，眼下对郭松龄还不是拉完磨杀驴子的时候。于是说：“咱们爷们马踏刀削，枪林弹雨中弄下的家底，别牛打江山马坐殿。等打完吴佩孚我另有安排。”

“茂辰没二心。”张学良说完又补一句，“拉完磨杀驴会坏事的。”

“我下半晌欢迎孙中山派来的汪精卫。”张作霖说完打了个哈欠，意思是他要休息一下了。不再为郭松龄苦恼了。

张学良把手里修建东北大学校舍的蓝图放下说：“这是修东北大学校舍的蓝图，王永江说他手里没钱，大批钱都攥在邻葛手里。”

张作霖不看儿子拿来的图纸，却说：“邻葛从日本人手里借来了钱，日本人给设计了工厂，还把日本国也没有造过的枪炮样子，给了咱们爷们，说日本人小气鬼吧，这回可大方